

威爾遜  
沈鍊  
著  
之  
譯

羅曼羅蘭傳

文化生活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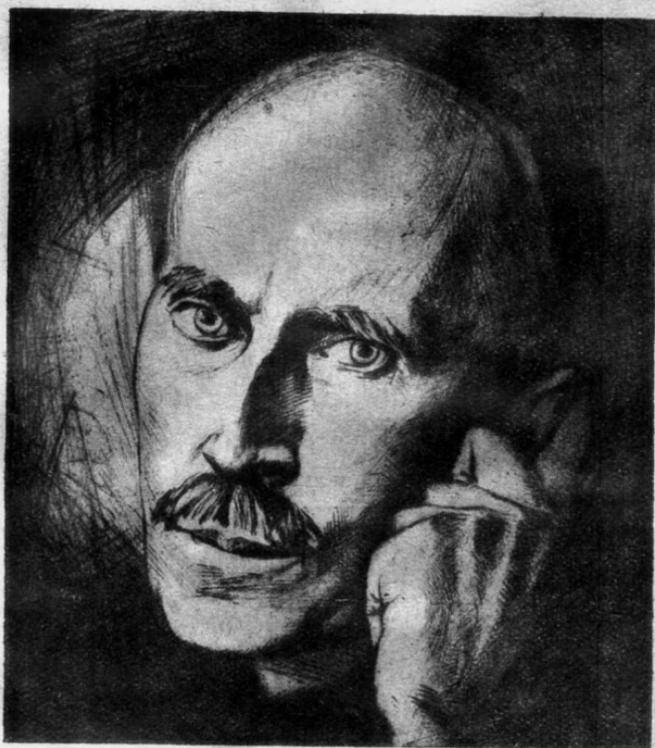
XL

傳 蘭 羅 曼 羅

RONALD A. WILSON

譯 之 鍊 沈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十 四 第



像 蘭 羅 曼 羅

## 目錄

第一章	早年的生活	一
第二章	初期的劇作	一九
第三章	貝多芬傳	二七
第四章	米開蘭基羅傳	三九
第五章	託爾斯泰傳	四九
第六章	羅曼·羅蘭：學者和『詩人』	六五
第七章	羅曼·羅蘭的『英雄』	七三
第八章	『英雄傳記』和『約翰·克利斯托夫』	八七

## 第九章

羅曼·羅蘭和新理想主義……………九七

## 附錄

羅曼·羅蘭給美國友人的兩封信……………一〇五

## 譯後記

## 第一章 早年的生活

羅曼·挨德美·保爾·挨密爾·羅蘭 (Romain Edmé Paul Emile Rolland)

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生於法國尼挨夫爾省一個古老的小村鎮克拉姆西。那個村鎮坐落在雲河和它的支流柏夫隆河的匯合點，四周的鄉村錯錯落落散布在波狀的斜坡上。到處籠罩着和平靜穆的空氣。簇聚着的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房屋，使這個村鎮像圖畫一般的美麗。村鎮中除了『我的叔叔本哲明』的作者提利挨的雕像之外，堪稱重要的紀念物的是那矗立着的聖馬丁禮拜堂。離禮拜堂不遠，舊日的尼弗內省運河岸上，有一座古舊的房屋，那便是羅曼·羅蘭誕生的地方。他的家庭，屬於舊日法蘭西的資產階級，在鄰近一帶很受人尊敬。父親是律師，是村鎮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母親卻

是喜歡清靜的婦人，端莊而虔誠，她自從幼女夭折之後，便將她的全部生命寄託在她的嬌弱的兒子和他的妹妹身上。羅蘭的父母，似乎把兩種不同的傾向聯合起來：在父親方面，祖先都是熱心於共和的，曾祖波尼埃爾最初是從法蘭斯孔德省移來的，是個熱心的革命黨人，『十二個理性的使徒』之一。羅蘭從他的母親這方面繼承了一種詹孫教派的精神——波羅挨耶爾的精神。如褚威格在他的羅曼·羅蘭人和著作中所指出的，在這兩方面，我們找到了對於兩種反對的理想相同的信仰。這種古舊的衝突，即信仰和自由、宗教和革命的衝突，在法國已歷許多世紀之久，後來在這位藝術家的作品中結成了果子。

羅蘭的童年時代在寂寞的克拉姆西村鎮中靜靜地度過去了。在他的『童年回憶』中，他自己所說的話，最能把他的童年時代那種恬靜的生活表達出來：『法國外省的一個小村鎮。連河旁邊的一座房子。徐緩的日子靜靜過去。在台地的牆前面，一隻用繡繚着的笨重的船溜過去。一種威尼斯湖沼的氣息和掃羽朝顏花的芬香混合在一處。一個多

病的，衰弱的孩子，沒有一個伴侶，過着孤獨的生活。他夢想着，等待着生命！而生命在他的內心和他的周圍沉睡着……」

自從最初的童年時代起，音樂是羅蘭的生活中一個最大的力量。母親最初教他彈鋼琴，並將他引入貝多芬和其他偉大的德國音樂家的作品裏面。這使孩子的心靈發生深刻的影響。這些偉大的音樂家把一切民族間的障礙掃除了，在他的心裏，養成了一種世界精神，這種精神後來使他和別人迥然不同。在『童年回憶』中，他寫到他和偉大的德國音樂家最初的認識，和他們對於他的心靈所留下的深刻和永久的印象。他回憶他家中有幾冊舊的德國樂譜。『德國！』那時候他幾乎不懂得這個字作何解釋。在他居住的區域內，他想沒有人曾經看見過一個德國人。他只聽到過『普魯士人』這個名字，無須說，人們不是用親愛的口吻來提到它的。但是羅蘭不會想知道他所發現的音樂的作者是誰。他未曾以音樂家、樂曲、藝術作品的術語來思想。他打開了舊曲譜，好像把它們的內容用顫動的手指在鋼琴上一個一個字擠出來！

「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生病了，我曾感到死的恐怖，莫札特的某一句話，像我所鍾愛的女友一樣，在我的床頭守着長夜……後來，在我青年時代所經過的虛無主義的危機中，貝多芬的某一種旋律（我所知道的）在我內心再燃起永恆的生命的火燄。再後來當我從事辛苦的鬥爭的時候，在某些星期日，憂鬱，乏力，受壓迫，我感到冷淡的世界，整個重量壓在我的身上。我在音樂會中從瓦格納的作品裏面吸取了一種巨人的力量，它使我歡欣地向着世界的途程前進。無論在什麼時候，當我的心疲倦了，我的精神乾涸了，我的鋼琴在我旁邊，我便沉浸於音樂之中。我出來的時候，變為年青，我的靈魂變為純潔，清新，而開着希望之花……」

在他早年的時候，另一個偉人給了他很大的影響，這個人像貝多芬一樣，也是一個外國的天才——莎士比亞。羅曼·羅蘭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在尼弗內省雷靜的鄉下房屋的舊圖書館中，第一次發現了這位偉大的英國劇作家的作品。這是他祖父在浪漫時期在巴黎作學生的時候分冊買來的。雖則譯文並不怎樣優美，可是它並不曾把英國

詩人的呼聲完全淹沒了。在一篇論莎士比亞的文章裏面，羅曼·羅蘭曾描寫過莎士比亞的誦讀給他的第一次不能忘記的印象：

「這好像是一羣野鵝，它們的叫聲，穿過烟囪和曬黑的屋瓦上面，直到遠處的天空。一種「自由和危險的生活」的寒慄，一時震動了這個資產階級的住宅的甯靜。」

在這篇文章裏面，羅蘭又告訴我們他如何發現了一冊舊的印畫集——「莎士比亞的女主角畫集」她們的名字的和諧的美如何使他充滿了奇異的和多感的憂鬱。他永遠不會忘記 Viola, Perdita, Miranda, Imogen 這些有魔力的名字……圖書館設在頂樓上面，是這座房子裏沒有人住的地方，童年時代的羅蘭就在這裏消磨了許多快樂的時間。他蹲伏在一張舊的圈手椅裏面，被一排較小的椅子圍圍住。他把這些椅子，想像作一個使他自己和外面世界隔絕的柵欄。從一個半掛着舊的勃艮地簾帷的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見他想像中的奧爾非里亞 (Orphelia) 的池塘……外面一切是寂靜的，除了樓下馬廐裏不時發出馬蹄的聲音，或則慢慢地通過運河的小船的軋軋聲。

不久，羅蘭在克拉姆西的鄉村小學中，在學業方面無法再有進步了。他的父母決定叫他的兒子進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去。這個學校入學考試非常嚴格，至少先要在巴黎一個國立中學裏作兩三年準備的工作。他們便堅決地捨棄了他們村鎮中安靜與和平的生活，陪伴他的兒子到首都去。他的父親放棄了克拉姆西社會上一個重要的地位，成了巴黎許多銀行職員中的一分子。……父母爲他所作的這樣重大的犧牲，羅曼·羅蘭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羅曼·羅蘭進了國立路易大帝中學。那裏的教育具有非常嚴格的古典和傳統的性質。可是在教室外面，羅蘭滿足了他的精神的需要。他和他的同學克羅德爾和斯瓦累斯滔滔不絕地談論各種對彼此發生興趣的題目。在這整個時期中，瓦格納是他們崇拜的英雄，他們的談話大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星期日巴德威

音樂會是羅蘭和他的路易中學的同學們的一種歡樂和靈感的泉源。在『關於西格夫利德』的論文裏面，他說到他每個星期非常焦灼地等待那兩小時的時間，他到馬戲院在狂歡中把它消磨掉。羅蘭對於莎士比亞的興趣，並不因為瓦格納而冷淡。這種興趣反而增加起來，因為在巴黎他能看到莎士比亞劇本在戲台上演出。他自己說，他的專注於音樂及莎士比亞，使他兩次去投攷高等師範都失敗了。

在中學時代對於羅曼·羅蘭發生影響的第三個偉人是斯賓挪莎。他曾幫助羅蘭在所經歷的青年時期的痛苦歲月中尋到了他的路徑。羅蘭在讀斯賓挪莎的著作時，他所發現的，與其說是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毋寧說是他自己——『我的不認識的自己。』另一個人物在羅曼·羅蘭的青年時期，尤其是中學時代，對他也發生相當影響，那就是法國詩人雨果。從十五歲到十九歲的時期，羅蘭是雨果的熱烈的信徒，他後來稱他是法國的託爾斯泰。羅蘭曾這樣寫着：『他是人類的使徒。我們覺得自己是在他的庇護之下。』他宣布雨果的名字和共和國的名字是聯在一起的。他講起在他的童年時代有一個不

能忘記的時刻就是當他聽到一個勃良地的農民背誦雨果的詩句的時候。他回憶他和他的母親和妹妹到瑞士旅行，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九日，曾在日內瓦湖畔的拜倫旅館親聆雨果的演說。青年的羅蘭只聽到了這位老詩人對於『雨果萬歲』的喊聲的答覆是『共和萬歲！』甚至在雨果死後，羅曼·羅蘭還依舊是他的熱烈的信徒。『我消磨整個春天和夏天來讀雨果的作品，結果又是一次投考高等師範失敗了。』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七日，羅曼·羅蘭才看見他的名字在高師初試錄取名單上，覆試的結果，他被取上第四名，他的同學斯瓦累斯取上第三名。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訓練使羅曼·羅蘭得到了許多益處。因為這雖是一種牢不可破的慣例和完全傳統的教授方法，但它允許他的感覺靈敏的心智有很寬大的活動餘地，並且供給了他後來作為他的一切著作基礎的廣博的學識。雖則他曾決定讀哲學，可是第二年他選了歷史地理作為主要學科，他想起那多少帶公式化的哲學和數學課程來，這兩門學科倒可以使他有更大的發展餘地。這種選擇是適當的，而且有決定性

的。如稽威格所會指出的，羅曼·羅蘭第一次學會了把歷史看作各不同時代的繼續不斷的高潮和低潮。在歷史裏面，他發現了昨日，今日和明日，構成一個統一的活的實在。

在高等師範學校和路易大帝中學裏，羅曼·羅蘭認識了許多人。但是在這幾年中，他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是他中學時代的伴侶斯瓦累斯。後來，他們所走的路使他們彼此分離了。可是在十八歲和二十五歲之間，他們被一種深刻的和真摯的友誼吸引在一處，這種友誼超越了他們同固有的思想和嗜好上的差異。他們彼此互相宣洩自己內心的秘密，他們的懷疑，他們的恐怖，他們的悲傷，和他們的希望。羅蘭對於斯瓦累斯這樣親近，是因為他的朋友是猶太人，受着許多同學的迫害和侮辱，所以他設法來保護他。他們對於音樂的共同愛好促成了他們友愛的結合。在高等師範裏和在中學時代一樣，瓦格納是他們所崇拜的英雄。但莎士比亞也並不曾被遺忘。羅蘭發現了斯瓦累斯也崇敬這位偉大的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是斯瓦累斯的上帝，也是羅蘭的上帝。他們不止一次，並肩擁護他們的『威爾』——這是羅蘭對莎士比亞的稱呼——來反對他們的教授，而他

們的同學們卻帶着譏諷的態度冷眼旁觀。

一八八六年，羅蘭第一次認識了那位後來對他發生最大影響的作家的作品。那位作家便是託爾斯泰。羅蘭把戰爭與和平——那個他所謂『書本管絃樂』介紹給他的高等師範學校的同學。雖則他們對於這部著作，意見非常分歧，可是他們都非常熱烈地來讀它。託爾斯泰其他的作品，很快地連續被他們讀了。羅曼·羅蘭這樣寫着，他對於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伊凡·伊里奇，實在比對當時任何偉大的法國作品更熟悉。莎士比亞暫時被遺忘了，他們對於俄國作家崇拜的熱狂把莎士比亞擱置在一邊。而這位俄國作家的著作對於羅蘭和他的同學們，是『一種生活的啓示，一扇向無窮的宇宙開着的門。』

託爾斯泰對於藝術的控訴——他用『我們應該如何做？』這個題目——在法國出版，把羅曼·羅蘭和他的同伴們投入了最嚴重的進退維谷之境。在這本書裏面，羅蘭在藝術的世界裏所珍愛的一切，受到了最激烈的抨擊。託爾斯泰蔑視米開蘭基羅，並予

貝多芬和易卜生以下公正的批評。在托爾斯泰看起來，『第九交響曲』只是離開人類的作品；莎士比亞並不是藝術家，甚至連第四等作家都夠不上，至於作爲一個人物描寫者看，他更是可以忽視的。

羅曼·羅蘭被他所崇敬的人筆下的激烈控訴克服了。俄羅斯作家的慈愛，智慧和絕對的真實，已成爲羅蘭當時在『道德的無政府狀態』中最可靠的嚮導。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不能否認藝術在他的生活中的需要。從童年時代起，他一直是靠它滋育的，尤其是音樂，他說，對於他是和每天的麵包一樣的不可缺少。所以當他自己感到沒有東西能比偉大的藝術家的作品所給的印象更爲純潔時，讀到了托爾斯泰反對藝術的不道德的激烈的攻擊，他是如何的困惑呵。

羅曼·羅蘭在他對藝術的愛好和對托爾斯泰的尊敬之間發生了矛盾，深深感到痛苦，於是他決定寫了一封信給托爾斯泰，訴說他的懷疑，並且懇求他在他正要渡過的危機中給他以援助。寫信似乎已使他感到安慰，信寄出之後，他暫時便不去想它了。有一

天晚上，他回到自己房裏的時候，在桌上他看見了託爾斯泰寄給他用法文寫的三十八頁的回信。他當時的情感真是無法形容的。這封信是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寄發的，開始這樣寫着：『我的親愛的兄弟，我已經收到你的第一封信。它使我心裏很受感動。我一邊讀，一邊流着眼淚。』

這封信對於羅曼·羅蘭的影響是具有決定性的。雖則他惋惜託爾斯泰時常對於像貝多芬和瓦格納那些偉大人物估計錯誤；雖則他惋惜託氏所以犯了這個重大的錯誤，在沒有充分認識他們就加以批評同時託氏對於法國藝術的批評，就大體而言，是少數可笑的頹廢派作品為依據的。然而羅曼·羅蘭仍覺得託爾斯泰對於藝術的一般批評是『絕對的真實。』在託氏的回信裏面，託氏嘆惜現代藝術的虛偽，說謊，和缺乏理想。在託氏看起來，這是一個龐大的腐化體系——『歐洲的優秀分子對於自我享受的一種享樂的崇拜，一種自私的迷信。』託爾斯泰把他對於真正的藝術的概念，用下面這句話總括起來：『凡是使人類聯合的東西，都是善的，美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